



沒有父親的儿子们

戴森·卡特著

杜惟荣译

沒有父親的兒子們

[加拿大] 戴森·卡特 著

杜惟榮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Dyson Carter
Fatherless Sons

本书根据 Progress Books, Toronto, 1955 年版本译出

沒有父亲的儿子們

原 著 者 [加拿大]戴森·卡特
翻 譯 者 杜 惟 荣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20 1/2 字数：456,000

1962 年 3 月第 1 版

196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73·2026

定价：(九) 2.05 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现代加拿大进步作家戴森·卡特的著名小说。全书通过矿工纳尔逊一家的生活命运，特别是小说主人公台夫·纳尔逊的崎岖的生活道路，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工人阶级怎样为生活、为保卫和平而斗争。

纳尔逊一家三代的孩子都因为父亲辈先后参加了波尔战争和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而成为孤儿，因此参加过第二次大战、幸获生还的台夫立志不让子侄辈再做没有父亲的儿子。台夫回家后，家乡情况已经完全改观，人们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当地的大炼镍厂已有了坚强的工会组织，他的寡嫂也参加了工会，他见了这些新气象，心里十分兴奋，但由于他对当时社会中一些重大矛盾缺乏正确的理解，内心也感到一些矛盾和苦闷，这种矛盾和苦闷更因他向他的寡嫂求婚未成而加剧。后来台夫跑到外地去流浪，亲眼看到到处工人运动蓬勃，争取改善生活、保卫和平的斗争十分高涨，又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他的寡嫂已成为家乡的和平战士，妇女运动领导者，终于匆匆赶回家乡，仍到矿里去当矿工，同时从事保卫和平、与资本家展开斗争的活动。最后由于坑道崩塌，台夫下井营救受难者，终因受重伤而英勇牺牲。这个事故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无比愤恨，清楚地认识到谁是台夫等牺牲者的谋杀犯，决心要为死者复仇。

第一章

九月初的夕阳恋恋不舍地渐渐西沉，消失在不长树木的山岭后面。薄暮的长长的灰色阴影象大灰狼一样，慢慢从岩石重叠的小山上下来，在紧靠着峭壁边那条光秃秃的大路的屋子周围奔驰。

一个七岁的男孩站在敞着的厨房门道里，眯着眼顺着屋子后面陡削的山坡，仰视着山岭上的天空。天空清彻无云。制炼厂的烟象一幅广阔无比的帷幕，不断地从深岩上升，被风吹往高处，结成一气氤氲，温暖的斜阳照在上面，泛成一片惨淡的金黄色霞光掩映在空中。

他母亲的熨斗放到湿被单上，发出丝丝的声响，迈克·纳尔逊呼吸的时候，吸进了熨衣板上散发出来的熟悉的焦味。

“妈，你不到车站去吗？”

伊兰·纳尔逊看了一眼门外霞光照映下她儿子健硕的小小身影。

“我要熨的东西还多着呢。”

“可是谁都要去哪，”迈克说。他的声音放得很低，差不多跟耳语一般。

他始终背向着他母亲，离开了门道，走到厨房角落里骑在一把椅子上。

“我不要让乔埃听见我说话，”他悄没声儿说。“他准会醒来

的。他今天整整跟我磨了一天啦，要我帶他到車站去。我叫他不要來問你，媽！”

他停了一下，等着他母親從籃子裡拿起另一條被單，鋪在熨衣板上。

“誰都去哪。他們是最后一批回來的。所以那兒還會有游行。”

他母親開始皺着眉頭察看被單上的一塊补丁。她講得很慢，音調很低，是一種哄孩子的口氣。

“邁克，”她說，“你要是想到車站去，你就去吧。奶奶要是還沒去，你可以跟她一塊兒去。”

“我不要跟奶奶一塊兒去！”

他吱吱呀呀地搖着椅子，轉過臉來朝着他的母親，兩隻眼睛睜得老大，嘴巴往上翹着，微微露出嘲弄的樣子。“奶奶在直着嗓子嚷呢。我放學回來，到她那兒去了一趟，她臉色血紅，已經整整哭了一天啦。”

“我知道。我跟她打過電話啦。”伊蘭·納爾遜拿起熨斗，使勁在疊得厚厚的被單上熨着。“对不起，邁克，我可不想去。”

“我不要去！我干嗎要去呢？”

一輛機車拖着一列裝載鑛泉華^①的貨車，吃力地爬上一個坡陀，從山嶺那邊的遠處傳來長長的汽笛聲。破鑼似的汽笛聲在深岩的岩石上經過無數次的反射，很稀奇地變得柔和起來，因此那聲音傳到阿爾多那街的小木屋子的時候，竟象從銀喇叭里吹出來似的，成了一種溫柔的、顫抖的、充滿着渴望的孤独喊聲。

等到那些回聲在峭壁上消失以後，邁克·納爾遜從椅子上

① 泉華(Sinter):礦泉中沉淀的結晶岩石。

起来，动手拿起熨好的被单，一条条搬到角落里的桌子上去。

“媽，台夫叔叔也在这趟火車上呢。他在多倫多打了个电报給奶奶。”

“嗯，不錯。”

孩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他长的怎么个样儿，媽？乔埃老釘着我，要我告訴他台夫叔叔是怎么个样儿。我怎么知道呢！他长的是不是象吉姆叔公？你說他会待在深岩嗎？他会回到矿里去嗎，媽？他住在哪儿呢，也許住在奶奶的公寓里吧？也許就住在这儿？乔埃很想知道台夫叔叔是不是要住在这儿，我們可以在后面再盖一个房間。”

他母亲摇摇头。

“我也是这样跟乔埃說的，”孩子安安靜靜地說。“咱們不要別的人住在这儿。咱們这样挺不錯，咱們不需要在屋子后面再添什么房間！”

他把熨好的东西——一堆好以后，又回到了他的那把椅子上。他聚精会神地玩弄着他那件破旧的充皮茄克衫上的拉鏈，又問：“他长的怎么个样儿，媽？他是不是有点儿野，嗯？是奶奶跟我說的。她說他是个野人。台夫叔叔不象……爸爸，是不是啊，媽？”

“是的，”伊兰·納尔遜說。“台夫不象你爸爸。”

孩子立刻說：“也許他現在象啦。他在外国待了这許多时候。也許他現在象爸爸啦！”

他看見一个阴影在他母亲的臉上掠过，吓得把身子一縮，从椅子上跳下来，急忙站到門道里去了。

炙热的熨斗絲絲地响着，冒出一股股的热气。山岭那边，傳來傾倒矿渣的声响，象是一座有輪子的火山发出来的声响，既象

远处的回答，又象一声輕輕的、从痛苦中发出的叹息。原来是一辆运矿渣的火车在山坡上傾倒冒着火焰的熔岩，那高高的山坡本是由千百万吨矿渣堆积起来的。

“迈克……請別拿你的袖子擦鼻子！”

“我知道，媽，我大概是感冒了，今天鼻子里流了一天鼻涕了。”

“該是睡覺的時候啦。”

“火车馬上就要到啦，媽。这趟是快車。一直到温哥华，火车上装的都是兵！也許这趟車有两个火车头。要是那样的話，火车准会穿过隧道馬上駛进来的！”

他母亲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那是張依旧年輕的臉，还不見皺紋，可是帶有使数百万少妇的臉憔悴的那种烙印，帶有战争的一般商标——在漫漫长夜里无法排遣的渴望所留下的蒼白臉色。这时候，伊兰·納尔逊臉上容光焕发，朝她的大儿子微笑着。

“你要到山岭上去看火车进来嗎，迈克？”

“媽啊！”

她迅速地吻了他一下，把他推到門外。“可是你要小心。別到山那边去。答应我火车一进来就馬上回家！”

迈克象只羚羊似的跳跳蹦蹦上了山坡。他在峻嶒的岩石中間停下三次，向他母亲摆着手儿，随后他那小小的身影就消失在最高几块岩石边上漆黑的影子里了。

*

*

*

橫貫大陆的铁路干綫穿过一大片松林和沼地，一直奔向深岩，来势是那样急遽突兀，委实叫人吃惊。最后的那一段路，差不多接連三哩都没有一个拐弯曲折之处。它笔直地向嵌在廣闊的矿山中間那个高耸的、两壁象刀面一样平滑的隧道奔来。这隧道

还不过是六十年前开掘的，开掘以后，也就把世界第一座镍矿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的眼前——那就是象神话一样的深岩盆地。

这是一列由两辆机车拖拉着的兵车，这样的兵车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已经有好几百列驶过大陆，把全部加拿大军队运回家。现在，在这最后一列兵车上，机师们凝视着夕阳，看见了远在前面的隧道，就咧开嘴笑了。隧道离他们还远得很，看去仿佛没有入口，只见一堵黑色的墙高高地矗立在铁路尽头。为了打破这个幻觉，这两辆轰隆轰隆前进的大机车都打开了蒸汽机的活塞，最后一次加快了速度。机车后面，十八节巨大的钢车厢象狂怒的野兽似的，彼此拉扯着对方的车钩，带着得意的样子气势汹汹地摇撼着路基。

接着，这两辆机车和机车后面的列车所发出的吼声，似乎突然被另一阵巨大的声浪淹没了。就在列车长驱直入隧道的时候，两个汽笛一起拉开了大嗓门，同声齐鸣，震得连风都销声匿迹。

一切活着的东西，都听见了火车驶过隧道时的汽笛声。从树木丛生的小山起，直到深岩的南部，那些受惊的白杨树都簌簌抖动，将火焰似的黄叶洒落在颤巍巍的空气里；在黄昏的宁静中，湖平如镜，这时也被鲢鱼群激起层层涟漪，在湖面上荡漾。某处，一只雄鹿鹿窸窸窣窣地奔进了一丛烧枯了的针枞树林，另有一群正在饱餐的海獭抬起它们湿淋淋的头来。

活着的生物倾听着这列兵车的到来。但是还有许许多多，他们在三九年、四〇年，在过去的六年中，顺着同一条铁路东下，现在，他们的耳朵已经听不见声音了，他们年轻的尸骨已经支离破碎，跟他们那些早已化为尘土的先人互相混杂，一同深深地埋葬在欧洲小小田野的污泥里了。

火车的闹声，车站上的欢呼声、歌声和震耳欲聾的音乐

声——这些声音，那班死在远方的加拿大人既看不见、也听不到了。

从深岩制炼厂烟囱里冒出来的热烟，也一样不受万物侵扰。淡黄色的烟泰然自若地穿过阵阵北风，袅袅上升，一直升到同温层，在那里逐渐消散，弥漫到整个地球上。它那奇怪的、出没无常的刺鼻气味，一直散播到每一个大陆和大陆之间的每一个海洋。

这是镍的污烟，是千百万尸体的尸衣，也是现代战争的珍贵、臭气！

迈克·纳尔逊从阿尔多那街上面的山岭望去，看见深岩所呈现的景象，真好象童话里描写的一般。在他眼前出现的不是一样，而是二十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仿佛都是由魔杖一碰，突然从荒蕪的土地上冒出来似的。只是这根魔杖比哪一个神仙的魔杖更神奇，法力更大，因为它是创造深岩的人类劳动。

远处，银色输送塔的巨轨穿过森林，一直通向市镇。市镇四周，一些光怪陆离的白色东西在闪闪发亮，看去很象是用钢板鑄成的、卷曲的大蘑菇——这些是吸入通风器，它们不断地吐出一股股新鲜的空气，送到一哩多深的地底下，供给在那里作着苦工的千万个矿工。

“奥米伽，勃莱尔，斯凯福德。”迈克伸出一个指头，指出一个个的矿井，自言自语地说着它们的名字。一条条闪亮的铁轨，象窗格子上复杂的花纹似的，把许多竖坑连接在一起。铁轨上面，各式各样的火车在爬行——有运矿石的火车，有运支架的火车，有运煤的火车和运酸的火车，有精炼厂的火车和磨坊的火车，还有一些火车装着炼好了的镍、铜和贵金属，滚滚地往南向美国边境驶去。

西边远处有一大块白色斑痕，那是露天矿井。它在这片景色中看去完全象一块新遭原子彈轰炸的土地，尤其是数十把掘矿石的鏟子和一队队疾馳的卡車揚起一片广約一哩的尘土，籠罩在这块土地上面，使这种相象的程度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 迈克·納尔逊把目光从市鎮上移开。只見深岩里的一切，从矿渣山上虹一般美丽的火焰起，到尘土弥漫的岩石磨坊止，四周都繚繞着柔軟的、象天鵝絨似的青翠树林和北方安大略境內閃爍的湖光。

这时候，九月的初霜已經下降，給这个鑲在市鎮四周的常青框子添了一道道、一簇簇鮮亮的顏色。迈克装作自己好象能把樺树、楊柳和白楊都辨別出来。他把手罩在眼上，遮住光輝灿烂的夕阳，极尽目力望着鹿湖。那里有一块壮丽的林地，长着銀色的樺树，他叔公吉姆·納尔逊那所孤零零的小屋就在那地方。

快活的筏夫們啊，他們哪里去！

迈克迎着风哼起他叔公爱唱的一支歌曲来。

他們到木料場去！

听筏夫們高声唱啊……

叮叮当当，象錘子在敲！

从高处望去，深岩在秋景里真是一派迷人的景象。在人們居住的地上，它宛如一只用巉岩做成的大碗，里面有沒結沒完的尘土，有酸性的惡臭，有喧鬧的声响。每一条街，都是用炸药炸出来的。那些不很結实的屋子，都是造在岩石上的。許多在深岩

里长大的孩子，直到三岁，才有机会乘车到野外去，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泥土轻抚着他的手。

但是，深岩是迈克·纳尔逊的市镇。甚至制炼厂里散发出来的那种令人窒息的臭气，外地人不免谈虎色变，对那孩子来讲，却是他的血液，他的骄傲。

这时候，迈克蹲在岭上等着火车，同时羡慕地抬头望着“它们”。

它们没有名字。三座白砖砌成的巨柱从地面升起，几乎直上云霄。这是三座世上从未有过的最大、最高的烟囱。它们是制炼厂的大烟囱，是深岩里的教堂尖顶。在活着的人们的记忆中，这三个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伟大东西，只有过一次停止了吐烟……

兵车的最后两节车厢要在深岩卸钩。这两节车里的退伍士兵都挤在窗口，急于看一眼制炼厂的烟囱——这是他们家乡的难忘标记，是他们工作的象征，是他们每日面包的希望。

“烟淡些了，”有人这样喊，把烟的浓度跟战争初期相比。

“可是它在那儿冒呢，老兄，它在那儿冒呢！”

列车怒吼着向隧道驶去，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车上那些回家的兵士眼睛望着烟。

山岭上的迈克·纳尔逊站立起来。

他象从望远镜里望出去那么清楚地看到一个兵士的形体蹲在一节摇晃着的车厢的最低一级踏脚上。列车隆隆地驶入隧道，那兵士把身子缩成一团。接着，沿路线上所有阻止通行的信号灯都放出了明亮的黄光。车闸尖声叫着，列车驶近了停车场上象迷宫一样的轨闸，速度迅速地降低下来。

这时候，列车正好在山岭下面。那个在踏脚上的人一晃身站起来，从他站着的地方抬起一条腿来。

“噯呀！”迈克·纳尔逊小声儿說。“他要跳車啦！”

路軌旁边冒起了一陣尘土。那个兵士沿着枕木，以优美的姿态接連跳了三下，随即放慢了脚步。他举起一个背包，向从他身旁驶过的列車揮舞着，同时撒开两条长腿，越过了停車場上的軌道，徑直向多岩的小山奔来。

迈克圓睜着眼，順着陡削的山坡往下看，不由两腿一弯，昏沉沉地跪倒在地，一把抓住了一块岩石。

“他要爬到我这儿来了！”他小声儿說。

他惶惑不安地看着那兵士在沒有路徑的山坡上跳着、爬着、跑着。在蒼茫的暮色中，这个爬山的人的影子在岩石中間陡增了好几倍，看上去很怕人。他走得越近，迈克越是害怕。

一个可怕的——莫名其妙的想法在他脑子里扎了根。

“也許就是……他！他过去常常这样爬上来的。媽！”

孩子一时惊惶失措，往后踉跄了几步，急忙爬起来，使勁摆动着两臂来保持身体的平衡，撒开腿奔下山坡逃到家里去了。

*

*

*

“我的样子真那么可怕嗎？”

台夫·纳尔逊站在厨房門口明亮的灯光下，一手拿着軍帽。他剛爬山下来，因为爬得太快了，这时正大口地喘着气。一綰黑色的髮发掉在他汗津津的前額上，他把头一揚，将头发甩了回去，身子往門上一靠，滿臉堆着含譏帶諷的笑容，望着伊兰和她的儿子。

“进来吧，台夫，”伊兰·纳尔逊說。

她一只胳膊搂着发抖的孩子，另一只胳膊将那块熨衣板往后一拉，在房間里騰出一条走道来。她有点心慌意乱地摸摸她燙过的头发，臉上露出微笑。

“这是迈克尔。迈克。他看见你来的。刚才他在岭上。我想你真的把他吓了，台夫。”

“没有，我不吓！”孩子忿怒的尖声抗议使母亲一怔。他从她身边挣脱，奔到隔壁卧室里去了。

台夫·纳尔逊穿过房间，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他把两臂放在厨房桌上，品鉴似地瞅着他嫂嫂。她跟他四目相视；有好一会儿工夫，他们彼此盯着对方的眼睛，想在里面找到迟迟不出口的问话。

卧室里传来了孩子刺耳的、无法抑止的干哭声，听了叫人心里发麻。

“他一会儿就会好的，”伊兰说。“台夫，那跟你没关系！可是……”

那兵士辛酸地说：“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还以为是什么奇迹呢。他想的跟我在一九一九年想的完全一样。他以为我可能是另一个人。”

伊兰·纳尔逊打了个冷战。她转向了炉子。

“我来煮点咖啡吧。”

她从眼角里瞥见她小叔放在桌上的那双瘦瘦的手，象打结的绳子那样紧紧地握着。她满怀怜惜地把一些杯盘递给他，他机械地、默默地接过来放在桌上。

“迈克过阵儿会好的，”她小声儿说。

台夫·纳尔逊又诅咒起来，但只是淡淡的一句，不是破口大骂。“我自己就一直没好过。”

那只七凸八凹的钢精咖啡壶里的水，噗哧噗哧地响得很欢。从卧室里传来的迈克的啜泣声，一声比一声小了。但是做母亲的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

“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他会把乔埃吵醒的！”

不一会儿，她就从卧室里回来，手中抱着一个五岁的男孩子，长的挺大，金发碧眼，头发乱蓬蓬的，脸儿因为刚睡醒，显得红喷喷的。他圆睁着眼睛热切地望着这个陌生兵士。

“台夫叔叔！”

“呃，我就是！乔埃！你差不多跟迈克一样大啦！”

不久乔埃就坐在他叔叔的膝上，心满意足地满嘴嚼着饼干。他的哥哥也出来跟他们待在一起。那只背包打了开来。孩子们发现了台夫给他们带来的纪念品，都高声呼喊起来，喊声响彻了整个小厨房。

后来两个孩子就都上了床，真正入了睡乡。

* * *

“你最好还是到你母亲那儿去吧？”伊兰说。“你没在车站下車，她会着急的。”

“我等会就去。”

“呃，你来这儿，我的确很高兴，台夫。为的是迈克。他白天晚上都谈着你哩。”

“可是我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娃娃呢！”台夫说。他那给太阳晒得黑黑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光彩。“他为什么要谈着我呢，喂？这真有点奇怪！”

他满脸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直勾勾地看着他寡嫂的眼睛。

“伊兰！怎么啦？”

“你干吗要到这儿来？你干吗不跟别的人一起在车站下車？”

他瞪着她。“怎么？”

她痉挛地抓住他的手腕，短促而猛烈地搖撼着他。“台夫·

納尔逊！有人給你写过信嗎？”

他好久沒吭声。他扳开她两只攥住他胳膊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慢慢地、充滿同情地撫摸着。

“誰有什么事要写信給我呢？”他問。“怎么回事，伊兰？出了什么事了嗎？你可以跟我說說。”

她臉上显露出一種溫煦的、說不出口的輕松神氣，看上去象是一層紅暈。她眼角和嘴邊那些緊張的皺紋都消失了。現在她微笑的時候，她的嘴唇又恢復了一種久已失去了的丰满，一種異樣的輪廓，好象她剛被人吻過似的。

台夫見了她這種表情，過去的記憶刺激他一下，臉上不由得露出一個渴望的笑容來。“怎么回事？你不肯告訴我嗎，伊兰？”

“沒什麼，”她說。她放蕩地微笑着，好象一個剛從劇烈的陣痛中解脫出來的產婦似的。“沒什麼事。我心里煩得很。我有好久沒哭啦。”

“呃，”他說。“你就跟我一起哭吧。”

她愛撫地向他微笑着。她看出他的笑容里已經不再含譏帶諷，只有一種孩子氣的求告神氣，一種表示歉意和後悔的態度，這樣的神氣和態度，她很早就忘記啦。

“就這樣待會兒吧，”她小声兒說，一邊使勁捏了捏他的指頭。

他們傾听着夜風刮着檐上水槽的聲音。

*

*

*

“亞瑟·納尔逊，一個不顧點炮規則的鹵莽工人，是他把第一塊新發現的礦石交到福斯特博士手里的。礦石剛炸下來，還燙手呢。他說道：‘博士，我都嘗得出里面有金屬呢，你發財的機

会来啦。”

这句话，是在公司的档案里找到的。那一份已经发黄、一碰就破的回忆录，是由铁路工程队里的一个监工写成的。上面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

不管是铁路当局，地质学家福斯特，或者是矿公司，从此以后都没再提起过亚瑟·纳尔逊的名字。

果然，日子一天天过去，点炮工作一个接着一个进行，修建这条横贯大陆铁路线的工程队里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地看出，这条隧道要通过一座奇怪的、可怕的石岩。这地方是深岩镍矿盆地的东部边缘。世界上的镍矿就是这样发现的。这第一条横贯加拿大国境的铁路线还没订出正规的火车时刻表，投机者就从英国和美国涌来，在这一带地方出现了。

“你是干哪一行的？”招募工人的工头问亚瑟·纳尔逊。

这个从耐亚嘎拉来的青年伸出了他的两只大手。“我能把太阳捞得团团转呢。”

耕地的庄稼汉的双手是很适于使铁镐和镢子的。亚瑟于是就在深岩待了下来。发现镍矿那年，他是二十二岁。对年轻的纳尔逊来说，不管他醉了还是醒着，没有一样冒险事业是他不敢动手去做的……

有一天，那个负责矿公司的美国人看见那些迁移进来的矿工有用十几种语言来谈团结友爱的倾向，心中很是忧虑，就去请了个福音派的讲道师来。那是个奥兰琪^①人，是讲地狱烈火的专家。这位上帝的使者忿怒地责备基督的工人，说他们不应该跟罗马天主教徒在一起厮混。

① 指南非奥兰琪自由邦。